

六十八

你却还在爬山，将近到山顶精疲力竭的时候，总想这是最后一次。等你登到山顶片刻的兴奋平息之后，竟又感到还未满足。这种不满足随着疲劳消失而增长，你遥望远处隐约起伏的山峰，重新生出登山的欲望。可是凡你爬过了的山，你一概失去兴趣，总以为那山后之山该会有你未曾见过的新奇，等你终于已登上那峰顶，并没有你所期待的神异，一样又只有寂寞山风。

久而久之，你竟然适应了这种寂寞，登山成了你一种痼疾，明知什么也找不到，无非被这盲目的念头驱使，总不断去爬。这过程之中，你当然需要得到安慰，便生出许多幻想，为自己编造出一些神话。

你说你在一片石灰崖底下见到一个洞穴，洞口用石块垒起，差不多封死了，你以为这就是石老爷屋，里面住着羌族山民传说的那位神人。

你说他坐在一张铺板上，木头已经朽了，一碰便掉渣。朽木屑捏在手里湿漉漉的，石屋里阴湿不堪，石头垒起的铺前甚至有一条水流，凡能下脚处全长满苔藓。

他身靠石壁，你进去的时候，脸正朝向你，眼窝深陷，瘦得像一根劈柴。那棵有魔法的枪正挂在他头顶上方，插在石缝里的一个树楔子上，伸手就能够到，枪身一点没锈，抹的熊油全成了乌黑的油垢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来看您老人家。”

你做出恭敬的样子，甚至显出几分畏惧。他不像那种已不明事理小孩子一样任性的老人，你貌似恭敬哄哄也就够了。你知道他一旦发作尽可以拿枪杀人，要的就是你对他畏惧。面对他那双空洞的眼眶，你连眼神都不敢稍稍抬起，生怕透露你有垂涎他那枪的意思，你干脆连枪也不看。

“看我来干什么？”

你说不出要干什么，想要干的又不能说。

“很久没有人到我这里来，”他喻声喻气，声音像出自于空洞里，“来这里的栈道不是都朽了？”

你说你是从深涧底下的冥河里爬上来的。

“你们都把我忘了吧？”

“不，”你赶紧说，“山里人都知道您石老爷，酒后谈起，只是不敢来看您。”

你说是勇敢不如说是好奇，听了便来了，你当然不便这样说明。传说既已得到见证，见了他又总还得再说点什么。

“这里离昆仑山还有多远？”

你怎么问起昆仑山？昆仑山是一座祖山，西王母就住在哪里。虎面人身豹尾，汉墓里出土的

画像砖这般刻画她的形象，沉重的汉砖可实实在在。

“啊，再往前去便是昆仑山了。”

他说这话就像人说再往前去就是厕所，就是电影院一样。

“前去还有多远？”你斗胆再问。

“前去——”

你等他下文，偷偷望了一眼他那空洞的眼眶，见他那瘪嘴蠕动了两下，又闭上了。你不知道他到底说了没说，还是准备要说。

你想从他身边逃开，又怕他突然发作，只好眼睛直勾勾望着他，做出十分虔诚的样子，仿佛在聆听他的教导。可他并不指示，或者根本没可指示的。你只觉得你颜面的肌肉在这种僵局中过于紧张，悄悄把嘴角收拢，让面颊松弛下来，换成一副笑容，还是不见他反应。你于是移动一只脚，把重心移过去，整个身体不觉在向前倾，你瞅近他深陷的眼窝，眼珠木然，像是假的，或许就是一具木乃伊。

你见过江陵楚墓和西汉马王堆出土的这种不朽的古尸，没准就这样坐化。

你一步一步走近，不敢触动，生怕一碰他就倒下，只伸手去取挂在他身后石壁上涂满了熊油污垢失去光泽的那杆猎枪。谁知刚握住枪筒，它竟然像油炸的薄脆一捏就碎。你赶快退了出来，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还去西王母那里。

头顶上便炸开了响雷，天庭震怒了！天兵天将用雷兽的腿骨做成的鼓槌敲打东海的夔牛皮做成的大鼓。

九千九百九十九只白蝙蝠尖叫，在岩洞里飞来飞去，山神们都惊醒了，山顶上滚下一块块巨大的顽石，石块牵动石块，山崖全部崩塌，又像是千军万马腾地而起，整座大山一片烟尘。

啊，啊，天空一下子出现九个太阳！男人有五条肋骨，女人有十七根神经，都敲击弹拨起来，全止不住叫喊呻吟……

你灵魂跟着出窍，只见无以计数的蟾蜍朝天张开一张张大口，又像一群没头的小人向苍天全都伸出双手，绝望喊叫：还我头来！还我头来！还我头来！还来我头！还来我头！还来我头！我头还来！我头还来！我头还来！还我来头！还我来头！头还来我！头还来我，还头我来，还头我来，我来头还，头来我还，来还我头……我还头来……